

新民晚报

看标题就吓一跳吧?尤其年纪大的人,肯定吃惊不小。毕竟,谁都喜欢年轻而不喜欢老,谁都中意强壮而不中意衰。不过这不是我说的,是北宋大儒程颐说的。那当然不是随便说的。想必很多人知晓的“程门立雪”,讲的就是有人为聆听程颐之说而在门口静立等候,及至出门时“门外雪深一尺”。作为从雪窝子爬出来的东北人,深知哪怕是鹅毛大雪,下一尺厚也起码得两三个钟头。可见程颐的言说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不学,便老而衰。”自不待言,学,不止看书,但程颐所言无疑指的是看书。换个极端说法,不看书,就要看病、看医生。要想不看病、少看病,就要看书、多看书。

若问何以如此?一个原因在于看书能让人快乐。怎么个快乐?不妨一起复诵元代教育家翁森的四时读书乐:“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再看明代思想家李贽,李贽“老而乐学”,所作《读书乐》有这样两句:“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清代当过礼部尚书的张伯行有过之而无不及,视读书为人生第一乐,“其他一切可喜可爱之物事,皆不足道矣,又何羨焉?”

以上诸说之中,最对我心思的是“绿满窗前草不除”。暑期回乡,窗前的草简直长疯了,根本除不过来,索性不再除了,任凭书桌面对的窗前百草丰茂,一派生机。间有大波斯菊摇曳其间,牵牛花攀援而上,时而蜻蜓盘旋,时而彩蝶翩飞,时而蜜蜂起舞。从书页抬眼看去,甚觉妙不可言,“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不过也有时猜想张尚书是不是和我一样懒——所谓“绿满窗前草不除”,不外乎偷懒的借口罢了。但不管怎样,快乐却是真的,而且是读书人独有的快乐。

钟子芒先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家,1922年生于南京。钟先生最为著名的童话代表作是《孔雀的焰火》,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美术电影《谁唱得最好》(等明天)。

钟先生比我父亲大了整整7岁,父亲最早与他相识是上世纪40年代在他任《辛报》副刊编辑的时候。当时父亲还不到20岁,经常是从静安寺步行到山东路的编辑部投稿,一来二往他们成了朋友,



在瑞典,跨年多和朋友而不是亲戚一起过,还因为派对,多少带些年轻的意味。我在瑞典已20年有余,而我也有过年轻的岁月,和朋友们在跨年派对浪掷过青春和欢笑。

那时的冬天比今年要冷,不是眼下的零下四五度,而总在零下七八度,不然都不像北国之冬。推门而出,清冽的风比我更怕冷,一头钻进我的骨头缝里。雪晶莹剔透。静夜里,防滑车轮滚滚向前,沿环卫工清出并撒盐的路向前,看见路边浓墨般的云杉林,路过一户户点着火把的大门,最终停在朋友家门口——也有迎客火把,火把在黑暗里燃出光明,喷出冲破冰天的暖意。

保罗家的聚会只有6人,女主爱娃觉得,6人以上没法深谈。而彼得家的聚会人声鼎沸,这单身汉总要喊上20人上下,邀约时喜欢带一句,再带上新面孔。

新年派对里少不了音乐。主客能弹会唱。吃好甜点,围坐炉边弹唱了一阵后,新年钟声也快敲响了。大家穿戴

有一天从不看书的农民弟弟从邻村来,一进院子就皱起眉头:“大哥你咋整的?瞧这草长的,闹不闹心啊?”“喏,“乐何如”的读书乐成了闹心!”“闹心”与“乐何如”,哪个有助于健康?当然是“乐何如”,乐乃健康第一要素。

对了,某日去校医院量血压,那位老中医告诉我:百分之八十的病都是心源性的,即与人的情绪有关。人的情绪好比土壤,医生的首要任务是帮助病人改良土壤,而不是开药。他建议我到了这个年纪,看书要从看孔孟过渡到看老庄——孔孟教人入世,老庄教人出世,而出世更有助于情绪的平和和快乐。出国游也好自驾游也好,都不如“逍遥游”。如果一下子过渡不了,那么先读苏东坡:此公能上能下能屈能伸。进则孔孟,以社稷安危天下苍生为己任;退则老庄,以淡泊清静超然物外为依归。或躬耕东坡,或泛舟赤壁,或一蓑烟雨,或对酒花前。“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苏东坡血压肯定不高。这么着,我看罢《逍遥游》看东坡,看罢东坡又看《逍遥游》,血压果然顺着东坡“游”了下来。

如此这般,看书不仅带来快乐,还能直接治病,“老而衰”可以休矣。其实北宋名相王安石早有体会。且看《临川先生文集》中的一首诗:“文章旧所好,久已废吟哦。开编(同‘篇’)喜有得,一读寥沓何。”大意是自己一向喜欢读文章,但很久不出声朗读了。这回一翻开书就喜有收获,读后觉得多年老病(沉疴)已然痊愈(瘳)。“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西汉刘向)——医愚这点众所周知,而王安石在这里直言医病,而且医老病。王丞相生性耿介,从不巧言令色曲学阿世,此言不可不信。换言之,多看书,即少看病。甬说别的,书多少钱,药多少钱?何况,书好看,药难吃。读书使人快乐,使人病愈,读书学习多好啊!“不学,便老而衰。”

创作。据不完全统计,钟先生生前创作的童话作品达100余篇。

令人扼腕的是1978年4月12日,年仅56岁的钟先生离我们而去。对于钟先生儿童文学创作的贡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洪汛涛、任溶溶等都有过高度评价。1980年5月,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万人授奖大会上,虽然钟先生已逝世两年,但他的童话代表作《孔雀的焰火》依然荣获三等奖。同时,还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童话作品选》。这也是国家对于一位辛勤耕耘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及作品的充分肯定。

严实,提上香槟,端着酒杯,急忙往院里去。若派对在城市公寓,主人一定算好时间,领着客人走到附近最好的观察点,一座小土坡或是能看到大片天空之处。新年钟声刚停,情侣接吻祝福。接着便是朋友间的拥抱和祝愿。奥萨觉得在炉边舒服,何必到外头受冻。多数人觉得新年派对的重头戏就是到室外去,去呼吸新年里最新鲜的空气。一边喝着香槟,一边看天上砰砰绽开的烟花。

有一年,在白湖,元旦早晨,奥斯卡第一个占据了厨房。前夜他非要弹唱瑞典语版的中国歌《东方红》。此刻,他的脸涨红,手忙脚乱地给四岁的女儿做煎饼。他妻子清早一踩油门,往几公里外的大学忙论文去了,三十出头,正雄心勃勃。早饭后,大家散步到冰冻的湖边。女孩从奥斯卡怀里滑下,走向冰面,她尖叫着,笑着走着,摔倒,哇地哭了。奥斯卡把她抱起:“笑着走着,就摔

所有人都叫他老方。直到有一回,一位文质彬彬的女华侨来我们家做客,说到哪个单位里的一个人,姓梁,我爸爸不认识,再说起他母亲是非洲人——哦,原来就是老方!这才知道原来他不姓方,他叫梁什么方。

老方特别黑,他有一半非洲血统。他有一儿一女,黑得较浅,长相完全是中国人,不令人想到非洲。老方的妻子姓刘,是位小学老师,他们是很温煦的一家人。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去他们家玩儿,他们家的大姐姐给我冲了一杯奶粉,那时候奶粉还挺稀罕,从罐子里舀些出来,先加少许滚开水调开,再冲进更多的开水,就是一杯牛奶,但比牛奶更浓更甜。几天后,我跟妈妈说:“我想去方伯伯家玩。”妈妈说:“才去了,怎么又去?你是想喝人家的奶粉吧?”她有点不高兴,很不赞成。她是对的,才去过又去,人家脸上的笑容就不会再那么由衷,话语也不会那么浓稠,那个其乐融融的做客的晚上,两家人团团围坐在灯光下言笑晏晏的情景,因而没有褪色。

每年春节期间,老方会来我们家一趟,他带来的礼物很别致,是一卷电影海报。他工作的地方不知是什么部门,在隆中路中段的三岔口,大门外两侧各一排橱窗,橱窗里常年贴着各种电影海报,都是近期要上映的电影。他的单位就是管这个的,全城的电影院上映的电影都在他们的计划调配管理发行中。所以每年老方来过,我们家也辞旧迎新,换贴新年画。我记得很多电

视台生活频道《找到你真好》节目组打来的寻人电话,揭开了尘封五十年、发生在秋霞圃里两个中学生之间的“初恋”往

秋霞圃引出的不只是情感往事

吴永耀

学的情感往事、历史上汪家儿子与龚家妹妹的婚约传说,还补叙了张海插队下乡与郭元红的婚姻。尽管色彩不同情况不一,但始终有一条主线牵着,那就是人与人相处中的缘分和诚信。缘分更要靠诚信守护。龚家和汪家,几代人的交往交集,断而不断,传说终成传奇,不只有缘,更体现了“礼”和“信”。

读《秋霞圃》,不难注意到的是,作者写中学生生活及其环境活龙活现,忠于生活。我们看到那个年代才有的单位“公检法”,看到那时中学特有的课程“工农兵基”和校外活动“学工学农”,看到那时学校的“文艺小分队”和社会上的“学习班”。看到州桥老街、城中街、练祁河等等,这些

老方发行的电影

蔡小容

影海报,《爱情啊,你姓什么》《爱情与遗产》《梅花巾》《丹凤朝阳》《归心似箭》《玉色蝴蝶》《珊瑚岛上的死光》……现在我搜一下,这些电影都摄制于1980年。

那个年代的电影,上映之后大家都会到电影院去看,基本上都看过。1980年我八岁,有些电影还看不懂,如《神女峰的迷雾》,我看不懂那些插叙、倒叙,以及变换了服装的女主角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天山传奇》,我和妈妈在电影院看的,比较深沉,大于我的情感认知,放映结束灯光亮起,我们回到现实,跟随影院里的人群往外走,走出电影院,外面光线刺目。1980年的电影还有《巴山夜雨》《等到满山红叶时》……那一年怎么拍摄了这么多深情的好电影啊?我没有看过,方伯伯送我们的海报中也没有这几部。光听名字,它们就更含蓄隽永,我遐想剧照画面,也更加山重水复,富于诗情画意。

1981年的电影海报为什么少了呢?我记得它们去了哪里。那年我上三年级,春节过后开学,我想把方伯伯送的画送一些给老师们。年画,是流行的礼物,我那时也认为老师们是最重要的人。一卷画在床上摊开,我选了一些,卷起来,枯寒的大冬天,上学时带到学校,却又不大会开口,不知怎么让人带进办公室给老师了。班主任见到我,

在张旻笔下有温度的古老的地名路名,折射出他对遥远青少年生活的怀念。作者也通过追溯历史展示了当时的生活原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文献。

写《秋霞圃》,作为故事背景的秋霞圃自然是

要详作描述:张海们上课的凝霞阁;老师们批改作业的屏山堂;林红莲等文艺小分队队员每天下午排练节目、引人遐想的音乐教室碧梧轩……由静正的景点仿佛看到天真无邪的学生曾在这里发生的欢乐打闹和莫名烦恼,由时光隧道又依稀体味到龚家和汪家的祖辈在古园留存的气息,不难重温那些跌宕起伏的往事。从那些人的传说、那些事的传奇中,透出浓浓的人文色彩。五百年历史的秋霞圃文化底蕴跃然纸上。

张旻写《秋霞圃》,叙述质朴而灵动,细节寻常却有深意。米汁囊湖石与其说是失而复得,不如说是隐而复现,更像是难以言说的人生启示。林红莲重返故园时不忘带猫粮放在曾经的音乐教室屋后的石头原处,这个习惯未改的爱心动作,仿佛霎时将读者也带入了往昔岁月。

《秋霞圃》里有历史的影子,有亲历的往事,有想象的故事,可以说,作者笔下历史名园秋霞圃引出的不止是情感往事。

新年,是时间的新坐标;往前走的路,又有了新方向,请看明日本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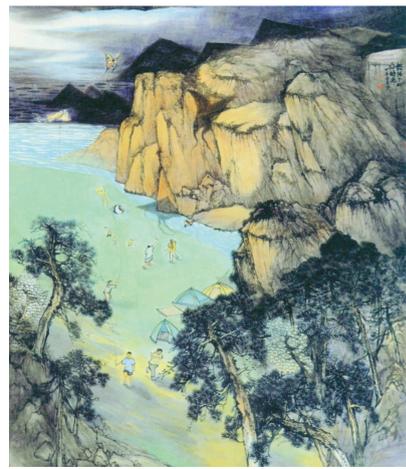
却没提这事,过了好些天才跟我说:“你的那些画呀,都特别好,老师们特别喜欢,他们都把它给分啦!”她高门大嗓地说,我的脸涨得通红。是的,那些画特别好,我后来才想到,因为是不到的,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回想我小时候没有家具只有纸箱的家里,还真有些有意思的东西,墙上贴着电影画面,电影中的人陪了我很久。

我依稀记得方伯伯的长相:脸黑黑的,头发微卷,神态憨厚。他送电影海报给我们,仿佛是在常规的看电影之外给我们打开了一扇边门,我可以长久地凝视电影中最重要定格画面,意味深长的顷刻,承前启后的镜头,并感受画面中说话人无声的言语、听话者相应的反应所包孕的戏剧性张力。假如给这件事赋予一点蒙太奇手法,以孩童的理解,可以造成“老方发行这些电影给我们看”的效果。

老方送的最后一批海报就是1981年的,《喜盈门》在我家墙上贴了几年,那时我们已搬家到西陵一路。可能因为搬家,来往渐少,1991年方伯伯去世了,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中去世最早的人。

前几年,我在某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有老电影U盘,就买了两个,里面全都是1980、1981年的电影。夜深人静时,选一部来看,重温童年时的屏幕旧梦,或者让从前在海报上看过的画面动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老电影风格朴实,充满真善美。电影插曲也沁人心脾:“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艳阳下的好时光 (中国画) 曾贵斌

北国跨年说确幸

王晔

20年后,奥斯卡为新能源汽车打工,冰上摔倒的女孩在读大学。朋友们走着散着,爱娃不用担心新年派对超过6人,往昔年轻的朋友们到了怕吵也怕累的年纪。去年,奥莎的丈夫让砸在脚边的炮仗惊得左耳失聪三日,突然的事故冲淡了派对的喜悦。

除了派对,瑞典有电视直播斯堪森露天民俗博物馆跨年会的传统。最重要的节目是钟声敲击前,朗诵那首诗。1895年首次诵读,延续至今的那首诗,大多以为是瑞典的,其实是丁尼生英文

十日谈

新年之约
责编:殷健灵